

ROGER ZELAZNY
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安珀志

6

二十世纪殿堂级
史诗奇幻巅峰巨著

TRUMPS OF DOOM

厄运主牌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读客®

琥珀志

6

TRUMPS OF DOOM

厄运主牌

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张子漠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6. 厄运主牌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张子漠译.

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6481-6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0997号

Original Title: Trumps of Doom

Copyright © 1985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Zeno Agency Ltd and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050

厄运主牌

作者: 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张子漠

责任编辑: 王巍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读客周奥扬 读客江培芳

封面设计: 读客刘倩

封面插画: 读客周丁乾

版式设计: 读客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68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9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6481-6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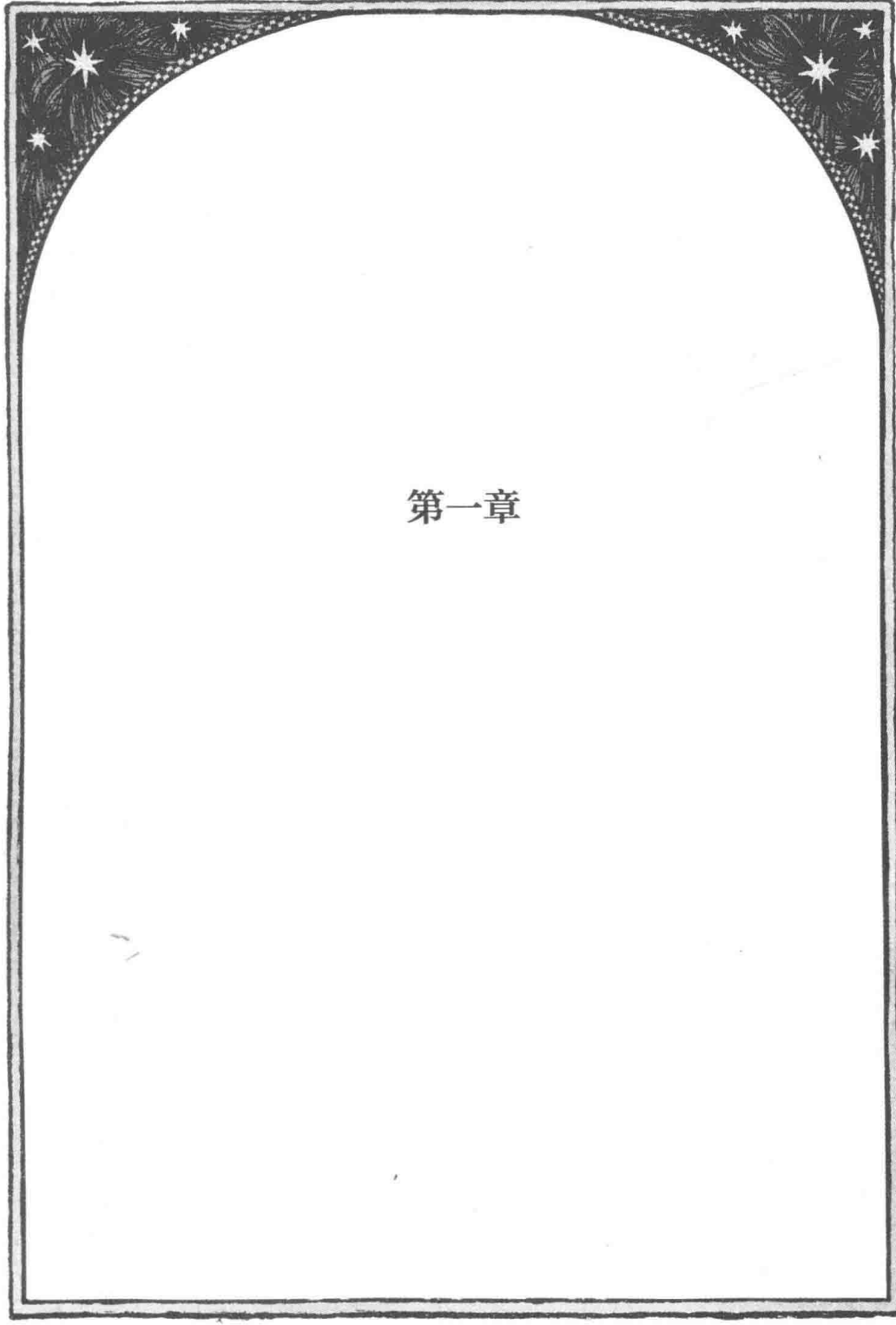


读客®

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

全球文化，尽收眼底；

顶级经典，尽入囊中！



第一章



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烦心的事，莫过于等待一个总想要你命的人。今天正好是4月30日，该来的，总归还是要来。我确实花了一点时间才弄清楚状况，但至少现在，我已知道它何时会来。换作往常，我可能会无暇顾及此事，然而如今我已辞去工作，专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而且我打心底里觉得，在离开前，应该有一个了断。

起床后，我去了一趟卫生间，冲了澡，刷了牙。此刻也该长胡须了，因此倒也用不着去剃它。此时的我，早已不像前些年那般惶惶不可终日，譬如三年前的那个4月30日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头痛欲裂中醒来。当我砰的一声推开窗户，再去厨房查看时，发现煤气灶已被打开，但灶上分明没有火苗。不会了，今时不同往日，甚至和两年前那个4月30日相比也已是迥然不同。当初，我住的是另外一套公寓，天还没亮，便被一股淡淡的烟味唤

醒，这才发现整栋大楼都着火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对电路抱着十二分的警惕，就连开灯时也不敢按实开关，而是飞快地去弹，唯恐灯泡里边被人灌了可燃物。不过，好在一切风平浪静。

通常，我都会在头天晚上提前为全自动咖啡机设定好时间。不过今天早上，我不想喝在我视线之外煮出来的咖啡。我换了一把全新的咖啡壶，煮上咖啡，并趁这段时间检查了一下行李。所有值得带走的东西，全都安安稳稳地躺在两只中号板条箱中，有衣服、书籍、画，几件乐器和一些纪念品什么的。我封好了板条箱。余下的行李，只剩一身换洗衣服、一件毛衫，一本不错的平装书以及一沓旅行支票，完全可以塞进背包。出去时，我会顺道将钥匙留在经理那儿，好让其他住户搬进来，而那两只板条箱，将会被寄存。

今早的我，将不再出去晨跑。

我啜着咖啡，走过每一扇窗时，都停在窗前，着意观察下面的街道以及对面的楼房（去年便有人试图在那儿狙杀我）。回想起来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在七年前。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，我正优哉游哉地沿着街道走来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突然转向，冲上路沿，差点将我这条小命交待给了一面砖墙。我赶忙一个俯冲滚了出去，堪堪避过了那车。卡车司机再也没能醒过来。当时看来，这事似乎不过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个小小案例罢了。

不过，第二年的同一天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从一名女性朋友

的住处往回走，三名男子袭击了我，其中一人拿的是刀，另外两人则用上了长长的铁管。他们甚至都不屑于让我先交出钱包。

我把那三位朋友扔在附近一家音响店的门口，回家时也没多想，直到第二天想起昨天正好是那场车祸的周年纪念日，我这才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不过，我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百年难遇的巧合。紧接着，第三年的一个邮包炸弹摧毁了另外一套公寓，这时我才开始怀疑这或许并不是流年不利那么简单。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，愈发验证了这一点。

有人试图置我于死地，而且还乐在其中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计划失败后，蛰伏上一年，来年再试。这似乎成了一个游戏。

不过今年，我也想玩玩。我担心的主要难题是那个幕后黑手从未在现场露过面，一直热衷于鬼鬼祟祟地玩弄花招。不管是他、她，还是它，我姑且称之为S（这个字母在我的宇宙观中，有时代表“鬼鬼祟祟”，有时代表“蠢货”）。因为X一直很忙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在一个先前已有过争议的名词上浪费口舌。

我冲了冲咖啡杯和咖啡壶，放到架子上，然后拿起我的包，出门了。马利根先生不在，可能还没起床，所以我将钥匙放在了他的邮筒里，随后朝附近的一家小馆走去，打算吃上一顿早餐。

路上车马稀疏，所有的机动车秩序井然。我慢步而行，密切观察着周围的动静。这是一个怡人的清晨，想必也是怡人的一天。希

望能尽快将一切解决，这样我也好享受此时的悠闲时光。

我顺利抵达那家小馆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服务生过来点菜时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街上晃荡过去。卢卡斯·雷纳德，我之前的同学，也是最近的同事。他身高六英尺，红色头发，帅到人神共愤——或许要归功于他那条断得颇具艺术气息的鼻梁，以及一名销售员所特有的声音和仪态。

我敲了敲窗子，他看到了我，挥了挥手，转身走了进来。

“默尔，我就知道是你。”他说着，来到桌前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即坐下来，将我手中的菜单拿了过去，“去你住的地方没找到你，所以我猜你说不定在这儿。”

他垂下目光，看起了菜单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要是你们需要再考虑一下，我可以待会儿再过来。”服务生说道。

“不用。”卢克说完，点了一份大菜。我也点了自己的。随后他说：“因为你是一只严格遵守习性的动物。”

“习性？”我回道，“我现在几乎都不在这儿吃饭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不过你只要一有压力，就会来这儿。比如考试前夜，或是有了烦心事什么的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。仔细想来，似乎还真是这样，只是我以前一直

没意识到而已。我将那只印有独角兽头的烟灰缸转过来，对着门口，映照出玄关处的那块彩色玻璃。“我也说不上来究竟是因为什么，”我最后说道，“还有，你为什么觉得我有烦心事？”

“只是想起了你每逢4月30日便会疑神疑鬼，只因为曾发生过一两场意外。”

“可不是一两场。我从来没跟你说全过。”

“这么说你还相信那事？”

“对。”

他耸了耸肩。服务生过来，给我们倒上了咖啡。

“好吧，”他认同我，“今天又出事了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太糟糕了。希望它不会扰乱你的头脑。”

我啜了一口咖啡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好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“听着，我昨天刚回的城市……”

“这趟还行？”

“创了一个销售新纪录。”

“很棒。”

“不过……我才知道，我刚住进酒店你就走了。”

“对。我一个月前辞的职。”

“米勒一直想找你。不过你的电话打不通。他甚至还顺道来过一两次，但你都不在。”

“太糟了。”

“他想让你回去。”

“我和他们已经玩完了。”

“先听完我的话再说，嗯？布莱迪已被踢到楼上去了，你会是设计部门的新老大，工资上涨百分之二十。这是米勒让我转告你的。”

我轻笑了一声。

“其实，听起来确实不赖。不过，正如我所说，已经玩完了。”

“哦。”他目光炯炯，给了我一个会心的笑容，“看来你还真的给自己留了后路啊。反正他是那么想的。好吧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不管其他家伙给你开什么价，他就算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也会压他们一头的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觉得你还是有点不大明白，”我说，“我和他们已经结束了，至少在一定时期之内。我不想回去，也无意去端其他人的饭碗。这类工作不想再碰了，我已经厌烦了计算机。”

“可你确实很出色。嘿，你要去教书吗？”

“才不。”

“好吧，该死！你总得做点什么。你有来钱的路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想出去转转。我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。”

他端起手中的咖啡，一饮而尽。然后，靠在椅背上，抬起双手拍了拍肚子，微微垂下眼睑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终于，他说：“你说你已经结束了，说的是这份工作还是在这儿的生活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不大明白。”

“你总有消失的法子。在大学时就那样，会莫名其妙地不见，随后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般突然出现，而且还含糊其辞，就像是过着双重生活一样。和这事有关？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你当然懂。”他说，见我没回答，又补充道，“算了，不管怎样，都祝你好运。”

当我们喝到第二杯咖啡时，他开始烦躁不安地玩起了一串钥匙，没一刻停歇。那钥匙带动着下面的蓝色石头佩饰，在他手中跳来跳去，哗啦作响。早餐终于上来了，我们沉默着吃了一会儿。

这时，他问：“星暴还在吗？”

“不在了，去年夏天卖了。”我告诉他，“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时间出去玩帆船。讨厌看到她独守空闺的样子。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“太糟了，”他说，“想当年在学校，她可给咱们带来了不少乐子。我原本还想带她再出一次海呢，纯属怀旧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嗯，你最近都没去见茱莉亚。”

“对，分手后都没去过。我想她仍然和那个叫里克的家伙在一起。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昨晚我过去坐了一小会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耸了耸肩。

“她也曾经算是咱们当中的一员。只是现在分开了。”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看起来还好。她问起了你，还把这个给了我，让我交给你。”

他从夹克内掏出一只封了口的信封，递给我。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是她的笔迹。

我撕开信封，上面写道：

默尔：

我错了。我知道你的身份。有危险，我得见你。我手头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。非常重要。

请尽快给我电话或过来一趟。

爱你，

茉莉亚

“多谢。”我说着，拉开背包，将它装了进去。

我有些不解，同时也有几分不安。非常不安。我得决定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。我依然喜欢她，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，但我不大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她。可是，她说她知道我的身份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
我将她从脑海之中赶了出去，又一次。

凝视着外面的红绿灯，喝着咖啡，我回想起了第一次和卢克见面时的情形。那时，我们都还是大一新生，同在击剑俱乐部。他优秀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还在练剑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有时。你呢？”

“偶尔。”

“咱们还没真正分出过高低呢。”

“现在没时间了。”我说。

他轻笑一声，将手中的餐刀对着我虚刺了几下。

“我也觉得没有了。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有可能明天，还有一些小事需要了结。然后就走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四海为家。还没决定呢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嗯哼。流浪年，反正他们是这么叫的。我错过了自己的流浪年，但现在想把它找回来。”

“其实这事听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兴许我也应该试试。”

“可能吧。不过，我还以为你的假期是分期过完的呢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好像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常不在公司的人。”

“噢，那个。”他摆了摆手，否认道，“那是生意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总得做点买卖来养家糊口。去见你父母吗？”

奇怪的问题。我们之前从未谈起过彼此的父母，就算是谈，也不过是浅尝辄止。

“我想还是不去了，”我说，“你爸妈呢？”

他注视着我的目光，脸上那习惯性的笑容略微舒展了开来。

“不好说，”他答道，“我们不大联系。”

我也笑了。

“我理解这种感觉。”

我们吃完了盘中的食物，最后喝了一杯咖啡。

“这么说你不跟米勒谈谈？”他问。

“不了。”

他再次耸了耸肩。账单送了过来，他接在手里。

“这顿算我的，”他说，“毕竟我还有工作。”

“多谢。也许我可以还你一顿晚餐。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等等。”他将手探进衬衣口袋，掏出来一盒火柴，抛给了我，“那儿。新干线汽车旅馆。”他说道。

“我六点过去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

他付了账，我们在街上分了手。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
“好。”

再见，卢克·雷纳德。奇怪的人。我们差不多已相识八年，有过快乐时光，在许多体育项目上互不相让，基本上每天都一起晨跑，参加同一支田径队伍，有时还跟同一个女孩约会。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他——健硕、机灵，且与我一样神秘。我们之间似乎有着一一种莫名的默契，这令我有些不解。